

晚期大乘佛教一(1.時代背景)

參考資料

1. 呂徵（2002）《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2. 平川彰（2002）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初版，台北：商周出版：城邦文化。
3. 印順導師（1988）《印度佛學思想史》，臺北：正聞出版社。
4. 戒幢佛學教育網 <http://www.jcedu.org>，釋恆強《印度佛教史中的法難》。

中期大乘佛學的最後階段

- 在中期大乘佛學的最後階段，學說上有了很大的發展，外表看來蓬蓬勃勃，實際卻局限在“寺學”範圍以內。
 - 對一般社會的影響不大，著作大都具有濃厚的思辨、煩瑣的氣味。這種脫離群眾的思辨煩瑣學風，令繁榮發展中的佛教，露出衰退的萌芽。
 - ◆ 如護法作了《三十唯識論注》，必須待人而傳，傳說此著只落於玄奘之手。
 - ◆ 後期發展雖然還有些新穎的學說，但終究難以挽回大乘佛學的頹勢。
 - 再要繼續發展，就得借助於密教，與印度教的精神合流。
 - ◆ 這一期從時代上看，是從七世紀前後直到十二世紀末佛教在印度消滅時為止。
 - ◆ 依據學說著作的情況，著作中表現比較純粹大乘思想的在十世紀之前還有，再後就成為密教的附庸，談不上是大乘佛學了。
 - 晚期大乘佛學，可以看作是從 7 世紀到 10 世紀告一段落的。

當時印度的政治局面

- 箔多王朝在公元 5 世紀末衰微，在地方政權割據的形勢下，笈多的後裔退到中印度一帶，稱為“後笈多朝”。
 - 到 6 世紀末，北印薩他泥濕伐羅國的第四代國王光增，逐漸吞併鄰小，把勢力擴展到五河一帶。
 - 光增的兒子王增在位時以德治國，但遭東印度金耳國設賞迦王忌恨而誘殺，因無子嗣，由其弟喜增接替王位，稱戒日王第二世。
 - 戒日王即位後，把勢力擴展到了中印度、東印度，戰敗了孟加拉一帶的金耳國，獲得了很大片土地，統一局面可與笈多王朝相比。
 - 戒日王的宗教政策，也仿效阿育王對各種宗教一律平等看待。
 - 他本人是信奉印度教的，後來對佛教也很重視。那爛陀寺能够繼續維持那樣的規模，就是在他的保護下獲得的。

- 其時大乘佛學有所振興，一方面是因為戒日王的支持，同時也與玄奘在那裡的活動有關。
 - 由於玄奘的表現深得戒日王的敬仰，替他在國都曲女城開了長達十八天的盛大法會，用來宣揚玄奘的主張。還在鉢羅耶伽舉行了無遮大會。玄奘的活動，對擴大當時的佛學影響，確實有很大的幫助。
 - 在戒日王時代，大乘勢力一度有重振之勢，但是戒日王死後，印度又回到了割據局面，大乘佛學也受到了影響。
 - 戒日王之後，婆羅門教出了兩位傑出的學者，一是彌曼沙派的鳩摩利婆多，一是吠檀多派的僧羯羅闍利耶，這兩人恢復了吠陀經典原先崇高的地位，並對佛教作了無情的攻擊。鳩摩利婆多雲遊全印，辯才無礙，宏揚其學說，攻破佛教。

• 波羅王朝的勃興

- 戒日王死後，印度分裂約五百年。大概在 8 世紀末，出現了三個國家，包括：
 - 中印度一帶 波羅提訶羅王朝
 - 南印度 羅悉陀羅俱陀王朝
 - 東印度孟加拉原屬金耳國一帶 波羅王朝(與佛教有關)
 - 波羅王朝是在金耳國基礎上建立的，在 8 世紀中(公元 750 年)情況很亂，民眾推舉瞿波羅做統治者後，亂局逐漸變得和平。
 - 波羅王朝第二代是達摩波羅(約公元 770-810 年)，為人英武，國家治理得頗有升平盛世之慨。這個王朝維持到 11 世紀，才為斯那王朝所替代。
 - 波羅王朝在佔領曲女城以後，南北印度諸侯十二國參與祝捷。
 - 波羅王朝成為統治者後，利用宗教，而他們對佛教也相當推崇。
 - 達摩波羅猶嫌當時已很宏偉那爛陀寺規模不夠大，又在恆河南岸的小山上，另建一座新寺院，叫毗俱羅摩尸羅寺(超行寺)。此寺今已蕩然無存。
 - 據西藏傳說資料記載，超行寺是以密教為中心的。寺的中心是一個大菩提佛殿，四周圍繞有一百零八個小寺院，其中一半屬於密教的內道部份，另一半屬於密教的外道部份和顯教。
 - 佛學中心 — 住寺學者，經常有一百零八人，執事有一百一十四人。在寺院學習畢業時，成績優秀者，國王給予“班底達”學位稱號。特別有成就的學者稱“守門師”，後世有“六賢門”之稱。
 - 適應群眾的信仰 — 以密教為方向提倡佛學，對統治者也是有利的，所以王朝各代對它均予以支持，一直存在到下一個王朝。

- 伊斯蘭的入侵

- 十一世紀初，阿富汗王摩訶末，率軍侵略印度，回教漸漸滲入印度內地。佛教（及印度教）的寺院、財物、僧徒，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傷害。
- 那爛陀寺則在 1193 年被突厥人侵佔，寺院和圖書館遭受嚴重破壞，大批那爛陀僧侶逃往西藏避難，並漸漸變成廢墟。
- 到 12 世紀末，13 世紀初，歐丹多富梨寺與超行寺於 1203 年為伊斯蘭教統治者所焚毀，跟著密教大師星散，多經喀什米爾等地避入西藏，部分則逃至尼泊爾一帶，印度佛教漸漸的沒落消失了。因此，超行寺的毀滅，也象徵著印度佛教的毀滅。

晚期大乘佛學的性質

- 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並存 — 義淨於公元 671-695 年停留印度，他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中指出，當時印度的佛教是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並存。
 - 部派佛教 — 大綱唯四，即大眾部、上座部、說一切有部及正量部。
 - 大小乘之別 — 戒律相同，通修四諦，而禮拜菩薩，讀大乘經的則是大乘，不做的則是小乘。當時的大乘只有中觀與瑜伽二派。
- 中觀學派
 - 中觀學派是以龍樹、提婆、羅睺羅為順序，但羅睺羅之後傳承不明。
 - 在佛護之時變得盛行，之後有清辨及月稱等大家。
 - 「見行相應」 — 後期的寂天，在學風方面提出一由博而約，把理論觀貫串到他實踐中。這種學風被阿提沙傳到西藏，由宗喀巴大加宣揚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 - 中觀學派內分出兩個系統：
 - ♦ 隨應破 — 佛護及月稱屬此系，闡述「空性」的思想。透過指出對方的主張中有過失，而破斥其主張方法，因而得「隨應破」之名。
 - ♦ 自立量 — 至於與佛護的論破方法相對立的清辨，主張用「自立量」，即必須依據「獨立的論證」的方式來作證明「空性」。
- 瑜伽行派
 - 眾勒論師被視為唯識派的祖師，無著、世親繼其後，往後傳承世親的學說，據記載更有十家之多。除教理之外，瑜伽行派亦有陳那兼弘因明，以因明的角度來組織學說，這對晚期大乘瑜伽行派的論理有很大的影響。
 - 教理方面 — 瑜伽行派的學說，到了戒賢、親光的階段，可說發展到了頂峰。而晚期的月官，對瑜伽行派學說應該有不少發揚。

— 量論學說 — 陳那學說量論的部份，得到法稱一家替他作了很大的發展。他在《成量品》中說明了釋迦本人就可以為“為量者”的道理，把量論貫徹到佛教全體裡去。而他的學說，亦把瑜伽行學派從原本主要是單純的唯識學說，轉到依量論的解釋來成立唯識理論。他的學說對其他學派帶來一定的影響，如代表印度邏輯學的正理派，亦不得不採用因之三相說來發揮他們的《正理經》。

- 中觀瑜伽行派

— 在中觀學派的末流，學術思想上出現了一個轉回的趨勢，寂護以勝義諦性空說為基礎，吸收了瑜伽行派的若干說法，混合而成的一個新學派。

— 方法論 — 不同於月稱，而與清辨相似，是自立量，不是隨應破。

— 二諦說 — 他吸收瑜伽的觀行，以唯識說明識亦不可得的說法；在世俗諦，是唯識無境；在勝義諦，識境俱無。這是寂護學說的要點。

— 後期的中觀瑜伽派的師子賢，進一步以般若貫通瑜伽學說。令中觀、瑜伽兩者的思想趨向統一；復歸於般若。

- 密教

— 後期大乘佛學逐漸向密教化方向發展，最後完全融合於密教之中。

— 印度教 — 印度教是婆羅門教的變種，婆羅門教原是多神信仰，到大乘佛學時期，它在民間的信仰逐漸變成一神的崇拜。所謂一神，就是在例如梵天、毗紐(遍淨)、濕婆(Siva 大自在天)三個主神之中，選擇一個作為信仰的對象。崇拜的方法，是向神作種種供養、持咒、念誦等。

— 大乘佛學採取印度教的方法 — 這個時期的大乘佛學，為了爭取群眾，便採取了印度教的方法，這就是密教發生的主要原因。

— 在 7 世紀初期，當時那爛陀寺對陀羅尼就很重視，義淨在寺時，已經有了作為密教根本典籍的《持明咒藏》的編纂，並有作為他們傳法、誦咒所用的壇場，壇場中供養他們所信仰的神，逐漸同印度教相接近。

— 商羯羅的影響 — 商羯羅信仰印度教，闡揚“吠檀多”，發揮梵我不二的思想，世人對他很崇拜。他亦採取了佛家的許多說，如無明、空及二諦等。他對佛教也有影響，開出中觀與密教結合的途徑，以中觀為中心。他又吸收耆那教部分教義，而改革婆羅門教為印度教，對佛教、耆那教造成極大之衝擊；更為印度思想界注入了新血，至今仍為印度思潮之主流。

— 密教化中出現了一些主張借性力達到解脫的左道密教，儘管標榜般若，但更強調方便的妙用，肯定煩惱，這種學說最終成為印度佛教最後期的主流。